

一个姑娘

千盼个追求者

一个姑娘 千百个追求者

【印】克里山·钱达尔 著

庄重 荣炯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个姑娘 千百个追求者

根据印度孟买弗拉私人出版有限公司

一九六〇年第一版（印地文）译出

庄 重 荣 炯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5 字数：92 千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19,500册

书号：10088·737 定价：0.49元



作者像

这本书献给成千上万的那些是人，但不能象人一样活，象人一样死的人。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土地，没有家园。他们被社会所遗弃，他们孤立无助！

本书中提及的事件、地名及人名
虽似真实，实为虚构。

目 录	一、一个美丽的吉卜赛姑娘	
		(1)
	二、吉卜赛人的生活.....	(7)
	三、父与女.....	(10)
	四、卖女.....	(15)
	五、巴洛基的儿子.....	(26)
	六、好色之徒.....	(40)
	七、不要帐篷，要家.....	(48)
	八、帐篷外.....	(51)
	九、不是一百.....一千.....	
	是十万.....	(56)
	十、再次被擒.....	(59)
	十一、古尔.....不是先前的	
	古尔.....	(63)
	十二、勾结.....	(69)

十三、交易·····	(71)
十四、“嘿，我的家！”·····	(74)
十五、古尔被送进医院·····	(77)
十六、爱情的力量·····	(80)
十七、古尔的父亲·····	(82)
十八、愿望被扼杀·····	(86)
十九、穷人帮苦人·····	(90)
二十、酣睡·····	(93)
二十一、遭窃·····	(96)
二十二、新娘·····	(100)
二十三、死神之舞·····	(103)
二十四、等待·····	(105)
二十五、金镜框·····	(107)
二十六、活的画中佳丽·····	(113)
二十七、有一个这样的女人 ·····	(119)
二十八、世界——监狱·····	(122)
二十九、良辰美景·····	(133)
三十、好人·····	(143)
三十一、人情的湮灭·····	(157)
三十二、当男人爱上女人的 时候·····	(166)
三十三、暗无天日的世界·····	(173)
三十四、死了的爱情·····	(182)
译后记·····	(199)

一个美丽的吉卜赛姑娘

站长办公室里挤满了人。苦力、等着乘坐经济车的旅客、调车场主任、检票员、卖水果的摩托、铁路警察和清扫夫等各色人物全都把目光集中在拉基身上，不时地发出阵阵哄笑声，而拉基却满不在乎地站在站长办公桌前。她双手叉腰，满脸怒色，仿佛要把这些人生吞了才能解恨似的。不过，此时她毕竟是被这群满怀敌意的人物包围着，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些人相互交换着眼色，尽情地嘲弄她。

拉基一见到站长，便用力甩掉紧紧抓住她不放的路警的手。她把双手叉在腰间，旁若无人地站在那儿。

站长勒西格拉尔最怕吵吵嚷嚷，这个生性好静的古吉拉特^①人已有妻子儿女。在铁路上，他

① 古吉拉特——印度一邦名。

已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大儿子不久就要当检票员了；女儿还在上大学。为了物色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婿，他伤透了脑筋；站上的事他倒是办得井井有条，他是全站的负责人嘛。刚才他正跟卖干草的甘加迪纳商谈租车皮的事情，希望从中捞到五百卢比^①的好处，不料被这件意外的事搅乱了。

勒西格拉尔摸着自己瘦削的下巴，看了看身材匀称、体态健美、充满青春活力的拉基，又看了一眼路警，他紧锁双眉，声色俱厉地问道：

“怎么回事？”

路警上前抓住拉基的手说：“她偷了调车场的煤。”

拉基又甩掉他的手说道：“别碰我，站远点儿！”

人群中立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卖水果的马托更是兴奋地高声喊道：“她会吃路警，这个乞丐皇后！”

“住嘴，你这个生木瓜！”拉基瞪了马托一眼说。

① 卢比——印度的货币单位。

马托长得又矮又粗，身上穿了条破旧的脏围裤，短到仅及膝盖，下面露着两条光腿，黝黑油亮的皮肤上见不到一根汗毛，酷似个半生不熟的木瓜。拉基的比喻太贴切了，众人禁不住又哄堂大笑起来。

人越聚越多。见此，站长忙问拉基：“你偷了木瓜啦？”

“不是木瓜，是煤。”拉基忍耐不住，意味深长地瞥了站长一眼，然后又得意洋洋地转向众人，似乎在说：“瞧，这也是个糊涂蛋！”

勒西格拉尔在慌忙中把煤错说成了木瓜，引起众人好一阵哄笑，他自己也止不住笑了起来，就连那个怒容满面的路警也憋不住了。勒西格拉尔尴尬地用手摸着脑门，低着头，装出一付严肃的样子对路警说道：“算了，放她走吧！下行车就要到了，你还有心管这事。”

然后，勒西格拉尔又迅速地瞥了拉基一眼说：“走吧！不过，别再偷车站上的煤了，不然就送你进监狱。”

“好吧。”拉基边说边转过身子，仿佛她不仅在向站长，而且也在向众人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似的。接着，她便摆动着蓝色的印花长裙，移

动着光脚丫子，走出办公室。

出了办公室，她便穿过一号站台，快步朝车站大门走去。车站外面，她又成了众人所注目的对象。平时也是如此。男人见了垂涎三尺，女人见了心生嫉妒。拉基是个吉卜赛姑娘，不知有多少个种族、民族和不同肤色的人种，互相混杂结合而造就了这样一个尤物：修长的身材，隆起的胸脯，棕色的皮肤，深绿色的眼睛。当她扭动腰肢，轻盈地走在大街上时，她是那样的趾高气扬，似乎整个世界都在向她躬身致敬。

“就该把这妖精送进监狱。”哈密达一见拉基从车站大门出来便高声嚷道。

哈密达是出租汽车司机的头儿，是车站一带的地头蛇。这一带，贩卖私酒、鸦片和女孩子的生意都得经过他的手。他长得又黑又矮，粗壮结实。仗着自己年轻力壮，他自命不凡，谁要是敢轻慢他，他就想方设法制服谁。

然而，拉基却从不把哈密达放在眼里。一听见他恶语伤人，拉基便狠狠地朝他啐了一口唾沫，以示回敬。然后整了整黑色紧身胸衣，扭着腰，走向前面的汽车站，准备乞讨。因为此时从停靠在二号站台的区间车里下来许多旅客，他们

争先恐后地拥出车站，抢着到汽车站上排队，以便尽早搭上公共汽车。

哈米达对拉基的回敬毫不介意。他曾几次威逼拉基，以求满足他的兽欲，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他很快就明白，拉基健壮有力，训练有素，熟谙吉卜赛的摔跤技术，有一套杂耍演员的本领。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男人打翻在地，而不是那种被男人一拳就能击倒的普通的城市女郎或乡下姑娘。对她的厉害，哈米达有切身体验，因此，虽则拉基冲他啐吐沫，他也只是讪讪一笑，转身朝他的汽车走去。

拉基在路过马托的水果摊时，顺手抄起一个番石榴，用她那洁白牙齿，象松鼠似地啃了起来。她边吃边调皮地看着马托，而此时的马托正出神地盯着她那美丽的面庞，就象一块顽铁被磁石吸住了似的，很难说他究竟在瞧什么。一双圆睁着的眼睛里燃烧着强烈的欲火，他艰难地从两片嘴唇里吐出了下面这句话：

“你把这一筐番石榴都拿去吧！”

“去你的！”拉基把吃剩的半个番石榴摔在马托脸上，傲然朝前走去。

当她还从水果摊屋檐下走出来时，金色的晚霞

洒落在她那披散在双肩上的浓密的金发上，霎时间，在她头上仿佛有一团火腾空而起。马托情不自禁地失声叫道：“瞧！多象树林着了火。”

说着，他拣起拉基吃剩的半个番石榴啃了起来，并故意当着拉基的面，做出吃得津津有味样子。

“拉基，我在吃你吃剩的东西呢！”

正朝前走着的拉基回头刺了他一句：

“吃我吐出来的！”

拉基来到汽车站，开始向排队等车的乘客伸手乞讨。

“戴眼镜的老爷一个安那^①，撑阳伞的太太一个安那，大胡子先生一个安那……”她与其说是在乞讨，不如说是在拍卖这些站队的人，而且每件货都仅值一安那。

一个职员模样的人挤眉弄眼地对她说：“给你十二安那！”

“给你老娘去吧！”拉基毫不客气，说完扭头就走。

^① 安那为印度货币单位名称，旧币制十六安那等于一卢比。

吉卜赛人的生活

人们哀叹世道艰难，殊不知吉卜赛人的生活更是艰辛困苦，灾难重重。有些人住在同一村庄或同一城市里，他们互相熟悉，互相照应，好似生长在同一块地里的庄稼，一齐在微风中婆娑起舞，纵情歌唱，同生，同长；它们在饥渴的威逼中一起挣扎，在病魔的袭击下一起倒伏，最后一起被收割。然而，对于吉卜赛人来说，每一条乡间小路，每一座村庄都是陌生的；在城市里，他们经过大街小巷的每一个拐弯处时，都得提心吊胆；站在十字路口的警察随时都可以欺侮他们。每到一地，都有新的危险在等待着他们。他们孤立无援。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个种族和任何一个国家，换句话说，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也就不属于任何个人。他们兼有一切种族的肤色，在他们

的血管里流动着每一个民族的血液，在他们的语言里可以找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特征。他们随身带着帐篷、铺盖和少得可怜的用具到处流浪——是在寻找一个永久的安身之处吗？这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在部落里，拉基跟叔叔马曼住在一起，因为她的母亲跟着叔叔过。而她的母亲之所以与马曼同居，是因为她的父亲腊吉有一次喝醉酒后，在赌博中把她母亲输给了她叔叔。那时拉基才四岁，就跟着母亲过来了。马曼很高兴，因为在吉卜赛部落里，女孩比男孩更能赚钱。男人一天只能编一只价值四安那的小筐子，或三天织完一领仅值九安那的席子；而女人则不然，她们穿着艳丽的花绸长裙和闪闪发亮的丝质紧身胸衣，把眼睑抹成深蓝色，嘴边挂着微笑，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频送秋波，坐在胡同口或市场的转角处出售太阳镜、草药、镀金戒指、手镯、耳环和宝石或玻璃的项练，可赚钱哩！不然，她们那些漂亮的衣服、高跟皮鞋和健美的体态从哪儿来呢？绝不会是从哪个工厂里铸造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年轻的吉卜赛女人干着老行当。在拉基的部落里，干这一行的就有拉希、加芒、西比和逊

雅。每到傍晚时分，就有几辆小轿车停在位于火车站调车场西边的吉卜赛人帐篷外面。因为在城里哪儿能弄到如此便宜而又妙不可言的女人呢？再说，老板们也总喜欢买进价廉物美的东西的。你们能够想象得出那些有钱人的夜生活吗？在经过一整天的耍手腕、使诡计、弄虚作假、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之后，在从早到晚用尽心计、绞尽脑汁之后，他们的夜生活便开始了。如果哪个晚上寻找不到新奇的刺激，他们就会咒骂自己白白劳累了一天。要是光为了填饱肚皮，哪一个笨蛋都知道得干活。

每当夜幕降临，象征文明的闪闪发亮的小轿车便来到每一个吉卜赛部落的宿营地，带走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抚育起来的一个个健壮优美的身体。二十世纪与原始时代相结合，力图找回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失去了的东西，同时又在抛弃已经得到的东西，心满意足地消磨着一个个夜晚。

随着黑夜的消失，小轿车便各自朝着自己主人的办公室飞驰而去；而那些贫苦的吉卜赛姑娘又重新出现在都市的人行道上，成群结队地兜售着太阳镜之类的东西，可又有谁带上眼镜认真地观察一下这个社会呢。